

初庵集
三

16
2356
3



和
2356
7-3

初庵先生全集卷之五

樂善堂

書

與沙谷李承旨 續稿

徂冬南行實出變怪爾時驚惋政爾為時世憂未暇
為吾人憂今聞旋車言返復安故里固已為吾人賀
而政復為時世賀也士大夫在所舉職無愧所學而
已世故起滅何足掛齒牙間耶然而真是非之不容
終泯者則於此又可見矣鄉居僻陋晚始聞知而猶
賜環之的在何日此豈陽界上人事耶誠可
竊惟吉嘉還侍舞綵增歡塤箎迭吹慶祿鼎至

初庵先生全集卷之五

忠孝政應爾爾古人所謂只如遠遊一般者真
一語語親故情懷不勝扑躍之至某衰憊日甚而長
子幹盡者以痰病委卧已至四朔近復添苦惟憂既
切而家中瑣瑣不堪坐視者又復甚衆良苦良苦就
中兒稚患痘殆遍而孫女三歲者竟至不救渠忒聰
明臨死示訣一如老成之爲爲益可悲耳飢凶荐仍
人臨溝壑耳目所觸匪伊前聞四方凜凜莫不皆然
而卽聞仁里獨爲有年沁水一帶宛然如武陵之源
緬以爲幸但未知宅下炊烟得與齊民同其蚤暮耳
春川之民又何不幸耶歸歟雖久想心下未易忽然

也大抵此回解宥是因誰所開陳而致耶極欲知之
其日邸報別紙錄示至企至企今番一出鍛鍊想愈
純熟其於本分有加無損幸無思入林之益密以犯
吾夫子果哉之戒也用舍無與行止隨時此是從上
相傳之旨訣豈復容適莫於其間哉甫聞而甫喜際
聞砥叔處從近有便草此付達萬萬極欲一者會晤
悉吐出宵中而無緣可得臨紙祇益悵黯

與李鏡城

宦遊作宰動見去思銘金勒石南北相望乃於
入之年牽連衆例遂有此行去家雖不甚遠寢處

以率非老人之所宜是固人人之所不能堪竊覲
言色超爾爽然無復離騷侘傺之意而真有瀟灑曠
逸之趣心乎愛重不能已已乃知達人委命固自如
此而彼持被入直語家人刺刺者爲真可耻也光景
迅邁別後開歲又及春末不審兄候對序連衛萬重
而所館如宜僕御亦足使令歟那中賢士大夫知相
愛敬往還遊從不落莫否每見往昔遷徙諸賢所在
輒有同志慕愛加禮崇奉使之悠然無去鄉之愁其
風爲可尚古今人豈盡不同也蓮池勝賞甲於國中
而亭名又復古雅時復登玩於以講究濂翁灑落之

義而真有得於胷中也耶昨年西方大侵而鹽白一
帶獨爲樂歲風俗自應淳厚是可幸耳鄉間則米價
翔貴盜賊姦宄變怪多端人不自保近因官府重斷
稍似止息此固不得已然天氓之至於此極誠可哀
痛弟形神衰削殆無遺餘而長兒病至今尚委牀席
氣血耗虛而無可補救之道此際諸般艱苦想不待
言而喻也坐是故別來候問尙稽至此是豈平素之
誼耶宅中安信想以時聞知不至間濶耳續後當復
書聲此簡卽賜回荅爲望

與沙谷李承旨

砥叔之回獲承惠覆謹審令庭候間多不安節不勝
貢憲信後浹旬想當已臻翔矧不審更如何令仲季
若胤若咸並皆吉慶想徃非虛語也某兒病尚未如
常爲憂未弛而身之不健已復置之度外矣上天悔
禍餉以多忝遂使八域飢民勃然若旱苗之興于甘
澤莫大之慶如未曾有同情兩地遙相抃賀也先丈
遺集遠蒙寄示恍乎若顏範情性復接於平素未覺
幽明今古之爲阻且久也以悲以慰其何可已匪敢
輒於評品而感切于中猥竊論之不束法而自法不
用力而力到回復瀾翻媿媿然纒纒然而時復警策

軒乎若高鳥之舉于霄也眷乎若鳴鍾之震于庭也
至其意極情摯之處則又復刺骨洞髓令人不覺嗚
咽而不成讀凡集中所有治已勸人大要以忍窮守
餓雖極困厄惟善之與歸而又皆直情率意卓卓落
落無復周遮係滯之意真令人有感而起警也三復
不能去手而顧承覽還之戒極欲就此傳騰而目昏
不能成書兒孫輩又未易與共此事不得已只得如
戒而意中不免怏怏幸於繕完之餘卒惠其副一本
以續椒園先稿之餘緣俾得並爲珍弄以爲子孫連
世服習師效之永資實所至望千萬千萬親故相傳

久聞驥子鳳雛繚繞膝下類皆似世風而述舊業者
文獻淵源固應有此然天道福善昭如執契故交之
情喜感交極想教育之勤必至於大成異日當爲邦
家之光豈獨門戶之慶而已此段尤所謂在甫何由
羨之一大事也鄙家豚犬其大者稍有識性而汨於
家務其餘又質弱善病難乎有望兀坐窮廬徃徃如
老禪悲其禪之無傳而至於涕淚之流連也旣復自
顧自笑而止奈何奈何二冊奉完非不尊閣而冊上
角未免揉折殊以懊悔也

與金穉仰

已聞有無妄之證極爲奉慮而謂漸除祛慮書審猶
未已溯念實不淺天寒歲饑自不堪陋巷之憂而重
此恠病又復何也然呻吟之中乃能不廢嘯歌襟懷
之飄灑可想又爲之釋然也某依昔耳前所示詩已
畧塗染卽付家兒意渠旋卽出村未及還致耳今來
四首則似尤優於前什如是點送未知於意下如何
耳茶甌卽欲還完而僮婢愚騃慮有損壞今因好便
付去幸視至也艾湯太苦姑欲停之故耳勿訝也不
宣

答許允和穩

某白允和兄足下辱書勉以文辭相挖揚以傳文與
名于後世此意甚盛某也愚不敢當不知所以仰對
既又思之抑足下憫其愚矜其不文思欲引而教之
而不終於鄙棄之邪則愚於是乎猥有說焉幸足下
之聽之也夫文之爲文也古今殊異一則天下之大
道也一則學者之大戒也人之賢愚世之汚隆皆係
焉是不可以不明辨而審擇之者也夫何故也蓋其
文之爲字之名義也在古壹指夫理義之實而文辭
者特其所載之器具耳此義甚明具在方冊如曰文
行忠信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者皆是也而其他又

有以道德之精華而言之者焉有以禮樂之儀章而
稱之者焉此類甚多不可殫舉而要皆以道爲之實
而無有徒然以自立者也至於吾夫子則又直以斯
文當之於斯道此雖曰聖人自謙之辭然其實則文
卽是道一而非二者也自是以來斯文之爲斯道之
名稱也千萬世而不可移易夫其名之之如此其大
也擬而任之之如此其重也則是豈後世言語文辭
之云乎哉是故爲此文者必也盡去夫外誘之私而
專用力於理義之實焉博而約之忠以行之日孳孳
於其中而未嘗措一思於文辭之工拙及其理明心

正而和順之積充盛乎內則發於文辭者不期工而自然以工於以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也人之讀之者亦不暇計其文辭之工拙而但見其理義之廣大淵微而其味無窮也苟能篤信而從事焉則其人者之心與理也亦得以明且正焉而優入於聖賢之域其及人成物之澤又將繼前聖而無窮矣此其文之相傳於世也直與天地日月同其功化苟一日而泯其傳則天地以之而閉塞焉日月隨之而晦昧焉此斯文之所以爲大也而古所謂文以傳後者義蓋如此至如名聲之傳不傳於方來則其心蓋有所萬萬不

屑者焉耳嗚呼斯道之弊也久矣後之所謂爲文者則不辨乎文之爲字之意義名稱而遂以全昧夫理義之實無以立其本而主乎內惟口耳影響是習惟綴緝組繪是崇藉其情性正大之本真而長其浮華靈驕之氣習其所艱苦而僅就之者無得於心而不中於理旣以自誤而又以誤人人之讀其文者驟觀於外疑若有光輝發越之盛而入其中浮虛無實而徒蕩人心悅而從之則相將而入於偏曲汗下之歸此言語文辭之學所以爲後世之膏肓深痼之疾而千載一轍莫之復反人材日以益壞世道日以益下

初庵集 卷三
是豈非可戒之大者已乎夫同一文之字也而由本
然之名義則其爲用也有如彼之大焉由後世之訛
誤則其爲害也有如此之甚焉是其分有如霄壤水
炭之相反而不相入焉此正學者之所宜明辨謹守
而絕弗可以隨俗而遷焉者也嗚呼悽矣是豈可易
而言哉至若歐陽蕪氏之文工則工矣而尚未免乎
匪古伊今者故雖其文大行名聲譁然延至于今而
終未有所大補益於人心天理之實然者則其亦爲
可戒而不可學也明矣何足下援彼以相勉若是之
切也足下才高氣清而有文有志宜無所不能爲者

而竊詳所以自期者則疑近於今而有不甚類於古
者豈以足下之才之志尚有所未盡審於二者之辨
乎其何爲而然也况問學乃足下家庭間舊物耳足
下誠能回光反照以盡心乎續述之業而不憚焉則
其駸駸然進於古也不難矣足下當此之爲勉而未
可以他求爲也如其果能則某也雖不敏竊願附於
下風與相磨礱相從於伊古匪今之地雖其至與不
至有不敢必者然其志之不可已而力之不敢不盡
則決矣足下其有意於此乎愚與足下俱已迫於桑
榆之景是未可以觀顧踟躕而不汲汲也足下其勉

初庵集卷五
之哉愚亦當策十駕之駑而隨之後也承足下厚意
僭易布此而吟病之久遂爾稽緩幸足下之諒之也
盛文並完而藻鑑不明未有定評可愧可愧一二瞽
見錄在下方餘病困不能既宣

示義兒

汝初二日書已見之矣其後又有日眠食凡節夏如
何爲念不可已也家中則都無恙汝慈氏未有違和
之節昨往汝曹家今晚當還耳孝百妻初三日來亦
好在可喜基文想已相聚矣初四日 行幸遇兩竊
爲仰憲矣汝果得瞻 屬車之塵耶或傳科日退在

十八日云果否凡百想多艱辛然事事盡心隨順自
有餘裕但汝善飯爲難此爲可憫有便須詳報也

答林判校學鄉孝憲

頃聞宅中憂故極爲奉慮幸既全安卽欲作書遠賀
顧卒卒未能迷兒科行遠憑聞顏髮頗損平昔尤庸
耿耿而卒尔朱易奉晤只俟及期還稅而已匪意日
昨令胤袖致初三日所惠書捧讀歡喜真當一面慰
荷不可勝言矧審此際溽暑動止清重而服食居處
又悉還其舊遠懷蕪釋不任區區弟間遭門長族叔
喪今已服除而其餘事故多端苦無好况賤軀之日

就柴削則直任之而已吾兄三年薄宦沉菀寂寥或非餘人所堪而匪懈益勤以至于今勞亦厚矣敬事後食固吾人本分而自外儻來者亦應以類而至其將在厚而不在薄矣此中士友不能不以此爲望也今年農形見今可幸而浹旬霖雨旋又開霽意斯民荐飢之餘天將以大有餉之俾得蘓枯而沃渴耶瞻仰攢祝不能已已也文院清邃鎖直讀書其味愈長復聞一經之講克復舊規此段尤屬美事所得當益深矣異日從容冀聞緒論之一二耳弟尸居餘氣長時離索資益無所是可懼而有時意到元坐諷誦亦

復有味未覺桑榆之已迫至如童蒙之求我則未便在望也但鄉居後生輩少有向此事者實如來喻所云是則可憂耳然滔滔者舉世皆是又復誰尤也先師誌文間從諸友猥以所疑錄出質諸玄湖玄湖儘寬大謂其供灑掃日久粗有親炙之見不以人廢言而加惠俯從處頗多益其文字本自古雅非復時世之陋而見今論述事行允得其實其於傳遠保無豪髮之憾此其受言之量有以致之也他人則決不能也吾儕極欲以一書少致感服欽謝之意而素未接聲問未欲率爾幸爲之致此區區千萬千萬不宣

代府人士擬呈留相請修內城書

癸未舊稿 ○

伏以城池者人民之所依也人民者國家之所依也國依於民民依於城未有廢所依而能孑然獨存者也我 國八路設險守要以爲民依者在在皆是而若四都則尤其最重者也然而沁廣華城恪謹致修雉堞有圯雖尺寸之微莫不登時補完靡有遺力實有國之當務也而獨此興龍舊京建都創置之半月城歷四百餘年曾無有轉一塊石運一簣土以加意而補治之直任其頽廢殘缺而至於自盡也黃髮有識長吁浩歎前後籲官非止十數而愈相國文忠公尹

相國文翼公皆慨然有志卒以徑遞而未果迄爲我東方未遑之一大欠典乃今幸遇我閣下至誠惻怛爲國家民人慮至深遠不待輿論之發而卽以修城事諭示于府人士其措置方畧又皆深切著明至而又盡民等伏而讀之鼓舞踊躍快然若發蒙見青天謂四百年墜廢之舉將復興於今日而吾等其幸於吾身而親見之乎如渴望飲如飢思食昂首而俟者旣數月矣而功役尙未有作民等卽復相謂我閣下於以若大計豈復有始發而中輟之理乎其必有所以而姑未之果也雖然難平者事而易失者時民等

又不勝私憂過憲之甚輒敢冒昧仰籲於鈇鉞之下而其諸修城利害皆我閣下所先見而洞悉者不必具論而獨慮夫浮辭支說或有以沮撓之者茲敢設爲發難辨解畧得其一二而陳之幸試垂察焉夫以茲舉之當然而或者以謂不必然者豈以此城雖國初所設而周鼎旣遷故墟不足復修耶是則漢陽城外當無復一堵半雉之設而王城遂無藩屏之蔽矣且平壤是箕子故墟而城修仍完故壬辰破倭李提督以之廣州是溫祚故墟而城存不廢故丙子虜亂南巡以之此皆遙遙數千年前他姓之故墟而其

城池之爲我 國家用如是大矣况乎我 太祖開國所置之城而寶鼎雖遷猶在於畿輔至近之地者乎使此城早而修於壬辰之前則倭酋必不敢平行而迫及於平壤矣晚而修於丙子之前則虜騎必不敢偷過而陸梁於南漢矣前事之覆轍卽後事之明鏡也而時移事過因恬不改舉以歸之於未必然之科嗚呼是可謂智也哉此一解也或者又謂本府地利民和不足以制形勝而城之有無初無繫於關防之重輕耶本府以搏鴨遺址與龍舊京論地利則西南有五江七浦之阻東北有青石白峙之險畏途天塹

初庵集 卷五 書
四面控帶語民物則人戶萬餘籍兵六千倉儲可二
萬餘石民私穀又加數倍而其他公私錢財雜物亦
皆稱是其庶且富甲於國中諸州而城之爲基也負
崇山抱大川據處西北衝要之道而爲 國家之西門
若修故堞壯鎖鑰而固之遇有緩急則城中萬戶人
人皆兵私藏錢穀莫非戰守之資而山樵水汲取諸
宮中用之不竭民有永固之志士增百倍之氣以攻
以守動無不利賊之狼奔豕突朝夕及於畿郊者至
此而却顧退行必不敢輒進一步彈丸之城而砥柱
於洪流使王城晏然有泰山盤石之安是則環東土

數千里之內城之控扼要害而可恃也莫大於此壯
實殷富而易守也莫盛於此其當修而不可一日緩
也莫急於此就其不修則兵民無所庇依猝然有急
小則鳥獸散而已大則塗草莽而已所有儲庠適足
爲寇盜之資而王城蕩然無藩籬之限矣言之至此
凜然寒心嗚呼會是謂城之有無無繫於關防耶此
二辭也或者又謂 列聖朝仍廢不修之城今不當
率爾而改爲耶是大不然 國家之於本府不但爲興
龍之舊基實 祖宗之本都蓋自 太祖大王受禪
定都歷 定宗 太宗雖遷徙往來而前後 臨御

通爲十有一年故雖鼎遷之後其視本府無異於漢師館號成均營稱管理幕府視五軍門館院兼大司成章甫而有陞補都會之試韎韋而有春秋賞別之科其規模施設一似於唐宋之東西京而六聖駐蹕寵賚隆洽逮至正宗丙辰以本府凋弊割付金川二面長湍一面今又以全府豐德合屬焉蓋以他邑他郡可減可罷而惟本府則不可以或任其彫弊故也是則列聖朝於本府其眷顧倚重爲如何而城之不修特以昇平日久陰雨計踈因而未遑耳今若舉而行之則是正所以對揚列聖朝倚重之至

意而克盡臣子將順之大義也安在其不當改爲耶嗚呼是固不可以與論於列聖朝之盛意而全昧於國家之大計者矣此三辭也或者又謂本府以勝國之餘俗陋民頑雖有此城緩急爲不足恃耶夫忠臣必求於義烈之裔而俗尚常因於風土之氣本府山川雄渾清淑自古人傑之鍾於其間者指不勝屈而自入本朝以來四百年矣因故俗之忠義而沐列聖之清化儒賢前後不絕孝烈比屋可封而其向國之忱尤有以過於人者壬辰之亂宋東萊金淮陽劉副元帥三大忠節旣如彼矣仁廟丁丑瀋陽

質館陪從數人特承 獎眷至蒙官賞 英宗戊申
三百武士令 上壬申百餘騎兵莫不奮勇敵愾率
先三百州郡之民 朝家既與之策勲錄券矣則此
其彰明較著者若其他編戶之間枯項黃誠至老無
聞而忠誠貫頂踵義氣填骨髓思一自効而死於職
下者又復何限嗚呼若此類其可謂不足恃於緩急
而擯棄之耶此四解也或者又謂目今公私俱竭而
巨役猝興則民力不能堪是所謂時譏舉羸而不可
行耶此則實非而似是尤不可以不明辨也夫民力
聖人之所重也故春秋之法凡用民力必書以示譏

而魯僖公修泮宮復闕宮則獨不書勇豈以是二者
為不用民力耶以其復古興廢當用而用故也據此
茲城之修亦復古興廢之大端則固聖人之所許耳
烏可以用民力而已之耶况作城之功等基居半而
治石之費虹蜺為大今此城之周二十里舊址俱在
七門之處虹蜺尚完而凡諸雉堞之見頽者又不過
三之一勇則正所謂事半古而功必倍者乎計庸鳩
財自官區劃已有定法而又作之以五年十年之功
則事不亟而物易辦民力又不必大用矣嗚呼目今
豐邑新屬府瘼向蕪此正改理更張之一大機會也

當今之時舉歷古未遑之事繕修一城隱然爲國家維持長久之計真莫急之時務也是可謂時謫而舉羸者耶此五解也凡茲舉可否之大者畧以辨之其說有如此者若其他微文碎節此所未及者雖使難者終日而言亦不能得其一二矣然民等竊獨惟念事理雖極於至當而人情易恬於故常故墜廢之久復興爲難細事尚然而况於關係國家之大計者乎今欲修此城於四百年廢棄之餘上而朝紳或不免歧貳之論下而小民必多爲胥動之言此其理勢之所宜有也然古語云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又曰民不

可與憲始而可與樂成惟閤下不謀於衆不徇乎俗直以爲國家長遠慮亟斷而行之則卽今雖知者或知不知者不能知而至於異日則宗社生靈必受無窮之效而閤下功德陰垂於百世之遠矣惟願勿貳勿疑而亟行之以成大計伏不勝激切所懇之至

爲士林請

褒蘿山先生書

續稿

伏以昔花潭徐先生奮起草萊闡明斯道爲世儒宗及其沒也當朝諸先生尊尚其道仰達宸聰右相之贈文康之謚備極崇獎而俎豆妥侑爲百世士林之矜式此實聖世崇文敦教之盛典也百餘年來

儒學寢微本府有故郡守趙公有善繼起於花潭之後有以接乎洛建之遺緒以其所居在蘿山故府人士稱之爲蘿山先生蓋其天姿溫粹志氣高遠自十四五歲已慨然有志於古人爲己之學訪道求師遍謁當世之有道君子卒從事於漢湖金先生之門先生知獎甚異期待甚遠他學子所未與聞者悉傾倒以告之既歸藏修於蘿山之上操守彌篤求道益切晝而忘食夜而忘寢冬寒不燃夏葛不製而夷然不一綴意於其中沉潛積累餘數十年所業日富而所得日高及其被薦而出仕所在舉職屢蒙 天眷其

爲監察也以 陵享造汜事呈課 上甚嘉之以爲此課甚純實頃於奏對已知其有所守遂以特 恩歷典三郡所至輒有惠政其在清河也以抹荒蕪民爲巡營所褒啓 上曰趙某頗有循良之治豈不嘉尚遂陞拜益山而其究心荒政一如清河時每移守其所去郡民輒夾道遮馬而流涕蓋前後廩俸悉捐於賑濟之政而官罷蕭然無私橐矣既歸而家居也典學一念老而彌篤道益明德益飾而其持已處心也愈下而愈謙未嘗有纖毫自足之意見人有一得必虛已而從之已有所疑輒討論而明之以至乎年七

十有九而疊疊乎其進而未見其止也蓋其爲學恬養身心先立主宰而讀書玩理反躬實體此其深有見乎三代小大學之教而於程朱居敬窮理之旨爲真得其門路之正矣其居敬也終日端坐雍容整暇事物紛糾而無所侵亂平居人不見其忿厲之容嘗曰吾少時思慮甚多年來浸減以至於今或幾乎息矣人有問居敬之方則曰慢些子不得急些子不得此其平生受用身親經歷之語也其窮理也經傳子史循環熟復如誦已言要使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而公私義利之辨陰陽理氣之別毫分縷析

必期乎自得而後已吉凶禮文纖悉委曲皆究極其常變因革之意酌古參今皆可舉而行之夫其修於身也如是其至矣故其行於家也事親極其誠敬先意承順務盡其歡心日必晨興盥櫛衣冠拜於階下夕又如之其母疾甃血指以羞之前後居喪及殯歛葬祭一遵於禮而無尺寸之違每早謁廟朔望則聚家衆而讀訓誡之辭俾有所聳聽而興起其閨庭之間秩然有序而恩誼款洽雖婦孺僮使皆怡然自得善意充溢以故其弟若子率皆薰襲以學行著稱子婦朴氏亦以誠孝聞卓然爲一都法禮之門其所以

身教於內者然也其居於官也以興學牖民爲先務
與治下諸生排定講規每於政餘輒設講會以小學
四書諄諄誨諭使知義理之方婚嫁葬埋之不以其
時者官助之以成其禮每歲孟春依月令布令之法
作條約曉諭與民更始嘗有民告不孝不弟者輒躬
往其廬引陳元乙普明故事極陳彝倫之理人性之
善其人皆卽感而化之此其所試者雖小而本領之
大爲可驗矣晚遂退處鄉里以斯文世道爲己任嘗
著心性之論以訂或說之非是其畧曰朱子曰論萬
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

近而理絕不同蓋萬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氣
也而今以性爲不同則是直以異體之氣擬論於本
原之理也程子曰性卽理也朱子以此一句爲有功
於聖門然則性與理只是一也而今掃却程朱定論
以性與理析而爲二理則屬之於人物未生之前性
則屬之於人物已生之後以爲理同而性不同豈不
謬哉且心之爲物主於一身而神明不測其體本善
而聖凡皆同故人所以變化氣質而復其本性者皆
是此心之所爲而今以氣質之不齊混稱爲本體則
將何所恃而變愚爲明變柔爲剛以至於爲聖爲賢

乎栗谷曰心亦有本然氣質今諱其本然而專以氣質當之是乃沮千古爲善之路而殊非聖賢相傳之心法也又當耶蘓學漸熾之日以爲邪說之害甚於洪水猛獸卽於 朝禁未申之前呈書廟堂力請其嚴防其衛道之功比之關楊墨斥老佛爲無遜於前賢也夫其德業兼該內外崇廣至於如此故雖退然自居而聞風覲德遠近歸嚮諸有志於斯道者無間京鄉問訊講質日交於其門若三山齋金祭酒中洲李尚書皆推之以斯文長老府人士之橫經問道者羅列於前羣飲充腹各有成就鄉黨之有吉凶疑禮

者皆就而訂其是非於是乎士風丕變而禮俗漸成至若故都文獻先賢俎豆與夫諸祠院講學之規範若鄉人之一善一行凡事關於本府而闕而未發者舉皆修立而闡明之嘗著時務八策原之本都而可推於一國政教本末粲然倘舉所謂量宜於今之法度而不悖於古昔先王者也及其屬纊之前三日遺書以戒門人有曰立志以古聖賢自期無或爲世俗卑陋規模所侵奪行己以正直無僞不顧利害惟義是求若其所就深淺則惟在當人自勉之如何耳此其傳心之要訣而其成已成物眷眷於斯道死而後

已者於此尤可見矣所著林居五錄五服通考等書藏于家其所以辨明經義輔翼斯文之微旨篤論皆可按而覩矣嗚呼其學之中正行治之純備既畧舉其槩矣抑嘗就其德之所成者而私竊論之蓋其筆瓢屢空不改所守庶幾乎陋巷之餘樂矣樂易多恕一團渾和彷彿乎河南之遺風矣蠶絲牛毛問學精詳昭合乎考亭之定本而進修孳孳老而不倦則抑可以追跡於衛武公蘧伯玉之倫而不之少愧也獨惜夫生於陋鄉之中不得展布其所負於當世跡其內外任履歷之本末亦庶乎 聖明之見知者而

謂之究其用則未也下世十年依舊一郡宰之啣而不復得蒙顯褒於 朝府人士之鬱而不釋者愈久而愈淡矣伏願閣下俯採輿論傍援花潭之已例轉達 天陛俾蒙崇贈之 褒典以爲闡發幽潛興勸來學之地伏不勝祈懇之至

爲士林請 褒四裁堂張公書

伏以人有實地之學斯有實地之行有實地之學與行則其風足以動人而人從以化亦有以興起於實地之學與行是又其及人之實效也有人如是今旣亾矣從以化者亦皆零落殆盡其風綿綿浸以將泯

父老傳誦子弟慕之而猶未至於興起之實也苟有實而不華之君子在承宣之任舉是人而揚之則死者如復作而一鄉舉有所興起矣其效豈不尤博而且大哉民等之竊懷此願久矣今當我閣下敦儒務實之日其機有不可失而亦惟我閣下所欲聞者故茲不避猥越而昂首齊籲幸試垂察焉故分教官張玄聞本府名德之裔也其七代祖判決事世英以問學知名當世與宋泉谷金松巖諸先生爲道義交六代祖寔因襲庭訓以才行登薦 除禁府都事高祖妣趙氏以孝婦聞事載地誌其世類之所自來尚矣

玄聞胚胎前光天質甚異自幼敦毅清高輒不爲外物動稍長以科業奪志棄去之專意爲己之學既又以爲貧無養而安坐讀書非學之實也遂營田一區等室田中躬耕稼以供其親甘溫之物莫不畢備而以其餘力探索經籍向裏着工懇切刻苦必以心得躬行爲要歸之地鄉之貧而有志者慕其事而從之居其所居政谷始甚荒僻數年之間門閭相接阡陌增廣遂成一聚落玄聞以橫渠張子一方井田之遺意率諸同居者通力而作計畝而分以之賦役以之儲蓄而別築精舍於田之一邊分爲東西兩室一爲

讀書之所一爲治事之所隨時互處因材授業以爲耕讀并行之勸每於日夕之間田事甫訖而誦聲繼起既有以資給其老幼而其所得書課顧又多於安坐而讀者以故其諸人者莫不知義理之可貴孝悌廉讓之當行而循循雅飭油然有醇古之意人遇諸塗望而可知其爲張氏田塾中人也蓋其所學所行之有以實於己而及於人者如此然民等於其學問之造詣有未能窺其蘊奧者請獨舉其行跡之顯然者而復條陳焉玄聞天性至孝其事親左右就養怡愉承順深得古人養志之意其父年高而喜酒或晚

出而未歸玄聞輒出候中路雖至夜深必抱負而歸旣歸察其安否洞洞不離忘已之寢與食也事繼母甚得其歡心無異已出及丁其憂哀毀踰制暑不脫經帶病不進滋味終三年如一日也推而至於宗族鄉黨恂恂盡誠老者敬之少者慈之人莫不感悅而親就之此又其實行之一二也玄聞平生韜晦不自表見而其實有不可掩者嘗登薦剡爲本府分教官玄聞大以爲匪分累月不出懇懇求免而竟以親屈然七年不調未嘗有干謁陞薦之意也噫天下之理莫大於實亦莫要於實苟有其實則克之於已將無

所不周推之於人將無所不達蓋其所謂實者止在乎隨其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者而已夫士竊居爲學無所資藉於世則其所喫着事育必於已而取之然後吾乃可以無求無慕而沛然有進於學矣古之人如莘野之耕傳巖之築若將終身焉用此道也今世之所謂士則不然名爲學問而出位踰分妄意於干祿之章甘心於犯義之過其爲學也虛而已矣是豈有他哉凡以不食其力故也今玄聞生乎聲名利祿之時處於財賄衣食之鄉而其學與行也獨能追古人而踵之詎不尤賢矣哉玄聞嘗自號四裁而

序其意蓋以名位時義四字爲裁物判事之要而以處卑賤而不思其分爲深戒嗚呼此其平生所存之實而非他人空言之比也使斯人者揄揚闡發獲被於褒崇之典以聳動一時而興起之則士風庶幾其復返於古乎此輿望之素所蓄積者也故於柯汀趙相公莅府時一嘗陳請而未果登聞自後數十餘年之間闕然不復再舉是豈民等之憚煩而然哉誠以發不以時事未施行則無益於事而徒有逸於斯人之謙德故耳今伏見我閭下保釐之初首以崇獎儒學爲急務而撫摩凋瘵政由悃悃欲舉斯人之行

而請 褒之捨斯時而何以哉民等方議經營一區草
屋以爲斯人俎豆之所至於轉達 天陛優嘉實學
俾斯人特蒙拔例之 褒則我閭下承流導化莫大之
盛舉也民等竊不勝激切所懇之至

爲士林呈繡衣請 褒梨湖金公書 癸巳

伏以學問之於以及人其功大矣蓋理義人心之所
同然者也在已者理明而身修則人無有不從而化
之者天下之功孰有加於此哉故論功施報此最爲
急此歷代之通誼也而我東尤盛焉在昔花潭徐先
生倡是學於是邦其淵源所漸普及朝野而况於其

鄉里乎教育成就儒風丕作先生之功於是爲大而
右相之 贈文康之謚其於崇報可謂備至已矣然斯
文有盛衰而儒賢不世出先生之後一再傳而墜緒
莫尋鄉里賀賀士不知學者數百年然後梨湖金公
時鐸出有以接乎先生之緒後先唱和同聲一轍蓋
公清高剛介雅性寡欲無一點塵俗氣以故趣尚甚
古制行卓然非後世功利中人物矣幼而言動異凡
初受小學卽甚喜之束帶危坐誦讀不輟及讀孟子
開卷便欣然著義利辨少長聞陶庵李先生爲世儒
宗徃從問學李先生一見稱豪傑士告之以聖賢之

學公慨然發奮遂以博文約禮斃而後已爲已任退
筭室于男山之下隱居講學鄉之人士信從者日衆
其學以屏去外誘專心向裏爲本專讀小學近思與
四子書而達之於諸經傳沉潛玩索以求其旨其既
得之也又必密切體驗而歸宿之於躬行實踐勇往
直前脫然無所係累其行於已也孝友睦婣絕出等
夷至於日用常行無大無小動必以禮味爽而興夜
分乃寢靜存動察常存敬畏講習之外或默坐收斂
兀然終日嘗曰人於外物超然脫落方是士君子胸
懷計較利害者萬事皆低又曰科舉之壞人無異異

端學者必先絕意於此然後可與語天德王道常愛
誦程子莫將第一等讓與別人語以自激昂嘗以爲
凡事到前先審義理之恰好與否其恰好者決定如
此不恰好者決定不如此學問之道如斯而已所居
常懸一條繩以自觀省曰義理直截如此繩吾欲每
事一於直而無愧於此繩也居常講學循循有序戒
不躐等人有問心性理氣等說者則輒止之曰吾輩
初學急切當務目下甚多何暇遠及此精微也蓋其
志尚之高遠進修之篤實有如此者其於接引士友
尤有至意虚心倡率無有彼我嘗曰此事自是吾人

當職與着衣啗飯相似乃是日用間至緊切底事此外更有何事每見志業向進則喜形於色加勉不已或退託不進漸至背馳則戒責切至曉諭諄復務欲同歸於善其或有貧不自存者則衣食之不能冠昏者則助成之又爲之資送泉門使有依歸如是者指不勝僂嘗曰古人云四海皆兄弟此理的然而况於居同邑志同道者乎其始在男山晚居梨湖也士友全集書舍幾不能容立爲講規有朝講夕講旬講朔望之講時又與肄鄉飲之禮誘掖激厲而歆暢之於是鄉俗大變士皆通經學古表表可稱而 贈承旨

蘿山趙先生有善亦其門人也泉門高弟某某諸公誄公銘公皆以謂西都蠹質之鄉賴公爲鄒魯絃誦之邑今距公沒七八十年而鄉里之間此箇一脉未至斷滅者皆公之功也嗚呼是其於花潭之後復倡學於是邦者豈不亶然已乎今夫一州一縣之治一善一藝之能苟有功於斯世者皆有以褒章而崇立之而况於有功斯文若是其勤者哉鄉人士屢呈官以列其學問及人之功而竟獨以其孝行聞于 朝獲蒙旋閭之典夫儒賢制行孝固爲先以是蒙 褒豈曰小哉然舉一行而蔽其餘則其有功斯文之全體

初庵集 卷五
大端隱而不白者是其於 聖朝崇儒重道之意豈
不有所欠闕而將無以興後學張斯文於方來乎然
原其所由職以前後守臣過於難慎不能以其學問
事功登徹於 經筵乙覽之故也噫天下之不興於
學也久矣僞冒粉飾有其名而無其實苟以是自標
者則人益厭之羣起而舐排之理固然矣然是學也
天性民彝之所由以明世道人心之所賴以正夫豈
可殄滅於天地之間者哉或有問世之傑出於其間
明天理正人心以淑諸人而人卽以後世之目等而
視之不一過而問焉豈復肯一舉手一投足以致其

力而顯發之哉民彝之所以日墜世道之所以日隳
凡以此也今者 朝廷以閣下學古而識明度越流俗
千百之故選以爲 王畿左右全一道之使以光臨此
邦竊惟閣下之職旋別固其本而表章斯文又其旋
別之大者况乎清詔攬轡之行職大而任重有天朝
周爰諮詢之責而無守臣拘攣職守之患則斯人之
得與於右文報功之典也斯其時矣然斯人之蒙褒
與否豈獨斯人之顯晦而已耶乃一方之斯文也豈
獨一方耶乃一國斯文之顯晦之左驗也昔朱子之
守南康也賑政方急而其於表賢蹟旋孝閭尤致汲

汲不啻如抹荒之爲急夫其意豈無所在哉生等茲
不避猥越敢以斯人之事狀齊首仰籲蓋斯人之於
花潭先生其道學淺深固非後學之所敢擬議而其
有功斯文不可不報者則均矣伏望使還之日卽以
斯人者倡絕學於花潭之後之大功大惠敷達 天
陛援舉舊例以贈以謚俾斯人不終止於一行之褒
而此邦之士不永嗟於 昭代之闕典則閣下之職
也生等之於此抱直積蕘爲日甚久豈不欲封章叫
閤以自達於 天聽乎顧以人微鄉陋又世代稍曠
寢已踈濶其於 聖力有不能狎致者泯泯默默以至

于今今於閣下對揚 休命之下如瞽欲視如聾欲聽
敢茲發憤一陳以効其區區附驥遠致之誠焉幸閣
下憐而察之於今而又復無成焉則已而已而斯人
之功遂以永泯斯文之傳遂以不振而此邦之輿鬱
未無以得伸於斯世矣是豈不可惜而可痛者哉誦
言至此伏不勝悚惶激切祈懇之至

爲府人士請 褒烈女安氏書

伏以生人之難莫難於死矣然古語有之曰感慨殺
身易從容就義難豈非以從容者不難於死而死有
餘裕感慨者猶有所難而僅辦於卒迫之際而然耶

然則若府下安氏者真所謂烈中之難而難者也民
等請爲閤下舉其始終而陳之幸試垂察焉安氏卽
故士人李齊綱妻也生質端莊貞靜幼不好弄甫八
九歲卽及日乎閨門之內惟學女工是勤家人罕見
其啓齒也旣歸李氏事舅姑孝敬備至與夫子有禮
宗黨各得其歡心舅姑以其一子之婦而又賢也愛
之甚於已出旣而其夫邁疾閱月沈痼安氏衣不解
帶目不交睫夜則取井華水泣而禱天願代其歿每
糞輒嘗以驗差剝其夫竟不起安氏屢絕而蘓水漿
不入口旣成服矢以必死絕不飲食面壁而卧舅姑

持米飲泣而強之曰吾老夫妻只有一子今則已矣
汝若從死吾復誰依且汝有三子而皆幼矣又失其
母則奈何安氏乃強飲以慰其心俟舅姑出則旋吐
如是積數月而不變一日舅姑又泣而諭之曰觀汝
之爲知汝志之難奪矣然但爲吾老夫妻延至二三
年待汝長兒娶婦小兒稍長則吾猶可以聊賴汝於
是而成汝之志又豈晚耶以汝之孝何如是之不相
念也因涕泣不能止安氏乃大傷感自是稍就食以
自強然食則旋吐不能下咽矣家有一銅盆有婢曰
介德每吐食輒貯之于盆旣積多密令婢棄之於川

日以為常形容枯槁塊然一塚中骨也自夫喪之始絕不近乳兒委其婢以飼之蓋以將死之故而割慈愛於其幼不使係戀於已也逮其夫小祥之前三日沐浴潔身告其舅姑曰所以延一縷以至今日者重違舅姑之至意耳顧今乳兒四歲已免於懷矣餘二兒亦既稍長矣此生終不忍久留於世願舅姑無以不孝婦為念遂引三兒次第撫頂以致意因却食不進者三日舅姑知其必死而亦無如之何矣安氏預備藥以儲之祭之日既事遂潛飲而卒鄰里街巷莫不咨嗟歎息曰烈婦死矣嗚呼難哉斯人之烈至哉

斯人之心也蓋斯人之死自其夫始死之日其所存於年歲之間者特一塊骨與一縷息耳夫以其必從之心也而得以自決於頃刻之間則豈不恬然而逝快然而得哉所以苦其身體困其心志隱忍以就此者蓋大有可尚之義存焉舅姑年老矣無之兄弟矣夫既不得以終其養已又委諸幼而徑去之畱之甚切言之甚戚而曾不一動乎其中是徒汲汲於其夫而國人視舅姑矣又豈孝婦順女之本心哉故枯其形而雖生猶死所以不忘其夫之從也存一息而欲絕未絕所以少為舅姑之地也然至情雖不可以忍

而大節終不可以渝也故徘徊眷戀常有遲遲吾行之意而亦終必於其行既不傷於急迫又不過於遷就一歲纔周竟下從於夫死之日其處義適中用心最苦繹之而理義無窮言之而涕淚自零嗚呼是豈與世之婦女不忍於哀痛迫切而恩恩辦一死者所可同日語者哉府人士旣以烈不忘孝兩全其心是爲尤難昭載邑誌而聚額於保釐之庭者前後幾十舉當時諸相公皆極口稱歎之有曰割三兒之慈愛辦一死於周歲有曰割慈辦死雍容卓烈有曰其節尤難於倉卒辦死有曰從容取義無愧古烈婦皆若

以登時抄報有先於諸烈婦者而竟寥寥於至今是豈斯人之不幸耶乃 聖代之闕典耳顧其三子冲瀦不能悉記其母之前後狀辭類多遺闕而獨其姑所錄諺書一冊倘其本末故謹茲摭取其一二以補前狀之闕而復陳之於承宣之下伏乞詳賜采擇亟達 天陛俾卓冠羣行之烈而卒與於旌楔之例以扶人紀以快輿鬱不勝所懇之至
狀

辭免分教官狀

伏見今月初七日政以民爲本府分教官陶鑄所及

致有此除感切衷情無地報答第伏念民賦性樸愚無一行能辟用訓蒙本非其宜加之年近七十泄痢成痼屢瀕於危朝夕不能自保作官供職尤萬萬非所可擬此一府人士之所共稔知者也病狀如此豈可不自別白而冒處職名以自趣於欺罔長上之科哉竊惟始徇名而收錄之固已過恩終憐病而優假之尤極洪造伏願俯察情私曲加保護所差分教官之職亟為禡解之地千萬伏望

初庵先生全集卷之五

初庵先生全集卷之六

雜著

家訓

戊午承家君命作○舊稿

嗚呼吾家自祖先以來紀綱畧備繼家者惟有修潤而已然代降人薄汙俗日深流風日墜家人賀賀日畔於禮余承祖先遺基心切痛之今年六旬歲首有感因書此以警之欲使家人惴然以自訟痛革舊習一新其心幸而至於有成則吾得以有免而家人亦可以自盡汝曹其尚念之哉

家道第一

家之道和爲貴和也者禮之通也匪禮無以致和匪和無以行禮禮行和成而後家道立矣

家有父子有兄弟有夫婦有父子則有父子之愛有兄弟則有兄弟之友有夫婦則有夫婦之別此家之所以爲道也

所貴乎和也者父子極其愛兄弟極其友夫婦極其別其別既極然後配匹之際摯矣

故父子有父子之禮然後能極其愛兄弟有兄弟之禮然後能極其友夫婦有夫婦之禮然後能極其別苟爲子而違父弟而凌兄婦而乘夫和安從生故禮

也者所以正倫理也和也者所以篤倫理也倫理既正然後和乃生矣和生之至家道疑焉此家之所以貴乎和也

亦在乎誠與敬而已也敬則禮生誠則和行今之子弟亦有志乎孝悌者然領吏之頃私欲乘之以間乎其心則言不覺其或乖行不覺其或悖一言之乖一行之悖則歸乎忘父兄矣此無他不敬不誠故也夫誠則不間敬則不忘故子之事父弟之事兄婦之事夫要領至誠常敬而後可以盡禮而致和故家莫貴乎和莫先乎禮莫大乎誠與敬也惟誠與敬也乃所

以爲致和盡禮之本也

父子

父子道親子受父母之身以承父母愛自然生故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今人多不知父母之心父母之心慈而已矣慈也者其天下之至已乎我生而成之我育而長之其已壯矣常若嬰焉其已康矣常若疾焉思愛之至不言而喻不形而見常藹然不能已父母之心斯至焉已矣故人子無他體父母之心而已矣敬髮膚以恐傷其父母勤身體以思養其父母和色柔聲以承其愛謹

言篤行以全其思耳不忘乎其聲常有聞焉目不忘乎其形常有見焉其好之斯好之其惡之斯惡之樂之斯樂之憂之斯憂之此之謂能體父母之心故人子不敢私其心亦不敢私其身夫父母之有是身猶身之有臂臂之有手臂手之使不言而喻故子先親意身勞而親安矣此之謂不敢私其身子生於親子壯而親老矣故孝子愛日孝子之心其可知已其容婉其言順洞洞然屬屬然進之若得退之若失和愉以導其前恐懼以繼其後常歉然若不足夫安得不孝乎

故父之與子愛之倫也其生而育其事而養其與有事萬變皆出於愛父慈而不教匪愛也子孝而不箴匪愛也故父而能納其子於義方子而能底其父於令名斯愛之大者也

兄弟

兄弟道友兄弟者同父母之氣以先後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不能不相友也

長幼天秩良知敬也骨肉天屬良知友也

同聲怡怡同容融融以順乎其父母父母其樂之矣故兄之與弟容色可悅聲氣可樂言語唯諾以相好

矣詩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和之至也

人苟知其身之所自不能不愛其父母矣知父母之不能不愛斯不能不友其兄弟矣彼有不友於兄弟者無他由不愛其父母故也

今之兄弟苟有不和者而弟尤兄曰兄不友我不然兄常友汝

今之兄弟苟有不和者而兄尤弟曰弟不恭我不然弟常恭汝

詩有之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又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夫婦

夫婦道別夫婦者男女之際異姓之合不可以無別也

故位東西坐相別也授以篚事相別也夫惟牝牡之無別禽獸是也

勗帥以敬宜其家人夫之道也小心畏忌以承君子婦之道也

夫剛婦柔各正其德夫正于外婦正于內夫婦相別然後萬和綢繆交成其中故琴瑟鐘鼓待別而和者也

夫然後能共養其父母共承其祭祀不可以不謹也舉家雍雍齊誠咸力以事乎其長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故夫婦兄弟交盡其道子有子容婦有婦容以承事乎其父母然後父母乃安樂之矣

附婢僕

奴主臣主之屬也奴匪主罔事主匪奴罔使事使之分義莫重焉須是下盡忠其所事上盡仁其所使上下交盡為可以充其義也

主之於婢僕御之一家使之如手足苟能以恩信為

本寬以臨之惠以使之其或有過必詳察而處之可
恕恕之可戒戒之恒從容開導使自為善積此不已
豈有不動人者乎
為人婢僕孰不知主之不可欺也而或欺焉孰不知
主之不可慢也而或慢焉孰不知主之不可怨也而
或怨焉孰不知主之不可背也而或背焉使主而可
背而誰為嚮使主而可怨而誰為親主而可慢而誰
為敬主而可欺而誰為誠人之有生人人有良婢僕
獨匪人者哉

婢僕之於主分義一定不可以易也只有委身致命
殫誠竭力死而後已無他途也

禮節事宜第二

凡子婦事父母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具冠帶
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安否父母舅姑起必歛
衾枕淨掃婦具晨羞以進將食必請所欲或對時思
嗜竭力求之敬具以進凡飲食必婦監為之務使精
潔有滋味尤宜校量舅姑食
性使不失宜乃可若任婢妾苟
以自逸甚非婦道切宜戒之父母舅姑舉筋然後
乃各就食男左女右依長幼坐食夕食亦如之既夜
父母舅姑將寢則必復淨掃定衾枕請安寢乃退
子婦在父母舅姑之側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視必下

聽必靜立則必拱坐則必跪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
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喧呼戲笑不敢袒裼跛
倚

父母舅姑之側雖使童婢必低聲喚使不敢有所詬
詈

父母舅姑有命使必敬省而速行之子婦有事事無
大小必請於父母舅姑而後行之

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
之面深憂言不惰無開言也舍置餘事專以迎醫合藥為
務

每日孜孜子理男事婦治女功屏絕奢華務敦朴素
使家眾有所戒慎內外有事必子婦擔當營辦無或
貽父母舅姑憂也

凡婢僕天未明咸起盥櫛衣服亦省閒尊者女僕灑
掃于內男僕灑掃于外各從其事婢承指使以具飲
食必致誠潔一物不敢先入口亦不敢私作飲食浣
濯紉縫先公後私事間亦伺候左右以備使令至夜
承命乃退

凡婢僕在尊者之側必敬畏小心容貌必恭應答必
唯行步謹速服勞恪勤其有奉進戰兢無失其有檢

責戒懼無怨

凡婢僕有事必竭力致誠各思自盡無相推託凡事孜孜無待家長檢責

凡女僕非承命不敢輒升堂男僕非有故不敢輒入

中門

故謂水火盜賊之類

凡婢僕稱前輩為姨為叔同輩為兄弟務相雍睦衣服飲食亦序長幼其相告語常須低聲無得喧譁戲笑

家守第三

祭祀

祭祀報本之大節祖考既亾不可以逮終身之思祀事惟存孝子慈孫其忍忽乎

舉家宿齊至誠明潔飲食必精器物必淨當祀謹嚴上序于上下伺于下上下肅靜無敢懈也

爾其誠也祖考不遠爾其靡誠神罔是顧升降必虔執事有恪無曰姑為其真如在

祭具必夫婦親之婢妾亦勅潔身以預凡物之不潔多緣婢輩必須詳檢而痛戒之其或有致誤即當首實勿使致薦不可重為欺罔也苟為不潔不如無祭廟門無故常嚴扃無得輒開祭器嚴藏無得漫用有

味必薦有事必告非祭非祀舉家齊心常有瞻仰

宗族

宗族共本之親當相誠愛吉凶休戚常與共之源源
往來常接通情古人有九世同居者今雖不能如此
乃心則常以此為念不可以有間也

賓客

賓客為家長而來者也送往迎來極當尊敬營辦飲
食當極精豐不可以有忽是乃所以事吾家長之道
也

鄰里

鄰里連居之人也當相和厚善者親之惡者隱之水
火不虞思相救恤乞假贈遺莫相吝惜以厚其誼也

申戒第四

嚴內外正上下人持和厚家肅雍矣

外言不入內內言不出外

男容嚴恭女容貞順男言正直女言溫潔

制行以誠敬治事以勤儉

治事有法外事不干內內事不干外

勞事不逮上勞事逮上下人之罪也

有能一日以至誠者乎誠則不勞勞則不誠

絕巫瞽屏佛事勿回道以求福惟積善以流慶

家寧有終日而不再食不可有一言之乖寧終歲而
不更衣不可有一事之亂

勵廉耻篤禮讓積習自固家成俗矣

教導雖由吾爲善須是爾自肯

凡茲在家內外大小各有恒性苟心爲善罔有不善
須是心有感方肯向善

善斯可欲

爲善最樂

聽汝知過而能改不聽汝不悛也聽汝作非而首實

不聽汝遂非而背欺也

舊染已深不可以不痛改作意難固不可以不深勉
也

右數目條列如是苟如是則子而可謂能孝矣兄
弟而可謂能相友矣夫婦而可謂能相別矣以至
婢僕亦可謂能忠於上矣若此則父子兄弟內外
大小相樂無乖一家藹然常有和善之氣家至於
此豈不美哉患汝曹不知此意今明告之汝曹其
恭聽而敬循之哉

疏

伏以天下之患莫大於姑息而已何也人情狃於苟安而憚於改爲狃安則憊惰荒寧而危者將至憚改則過多行虧而自新無路矣所以此二字爲古今通患而肆行於世壞人之身殄人之家敗人之國與天下者不知其幾千萬矣故仁人君子必浚惡而痛絕之觀於曾子易簣之事而可見矣然而一人之害少一家之害多國與天下則其爲害也大而廣矣是則爲國者尤不可以姑息也明矣姑息之行於安平之國其爲害避行於危亂之國則其爲害也亟而亾不

旋踵矣是則處危難者尤不可以姑息也又大彰明較著矣夫人君莫不知危亾之可畏而衰亂之國率以姑息前車旣覆後轍靡戒相尋於危亾之域而不知自止此其故何哉由不知危亡之必至故也苟使的然真知危亾之必至則未有不赫然興起奮厲改爲以致其治安之效者也若古之殷中宗周宣王是已然則真知危亾乃所以去危就安之大端大本而其終不覺悟者則終於危亡而已嗚呼是可不浚念而痛省之者哉我 國家祚運中否粵自庚申 大喪以來內外大小岌岌業業罔知攸濟此所謂危急存

亡之秋也而曾不聞復一善改革一弊事委靡偷惰以苟取目前之安者凡幾年于茲矣臣愚不肖敢問殿下視今爲治耶亂耶安耶危耶如以爲治且安則方今之勢苟使殿下之臣有如漢文之賈誼者其爲痛哭流涕長太息將不知幾何而足豈有殿下之聖明而反未之察乎如以爲危且亂則我聖朝四百年宗社逮殿下之身而阡於危亾之域殿下奈何不思所以拯救之乎反覆思之不得其說然以今日朝廷之姑息則竊恐殿下於安危治亂之分或未有以真知其判然也臣請冒萬死歷陳危

亂之大勢又原其所以致此者以及乎姑息之爲可寒心而繼之以救之之術伏乞聖慈恕其狂愚而留神焉所謂危亂之勢者其大要曰國家空虛而人欲橫流也夫財者國之大命而奢儉者興喪之所由分也故爲人君者必躬儉室慾以率其下使民力不困而國用有裕然後可以爲國也苟或反是而逞其奢心侈用以傷財大命一壞則國非其國矣是故吾夫子論治必以節用愛人爲本而其言足兵民信亦必以足食爲先此古今爲治不易之常道也况我東方濱海僅千里之地土瘠而民貧其視中州沃衍之

國不啻倍屣什百之相懸所謂搏節儉用充其當務之急而非他等可比也肆我 聖祖立國之初減輕田租視古什一而裁居其半夫豈於中正之法苟爲是多寡之裁以爲如是而後民力乃可以堪也賦入既如是矣則經費尤不得不量是以爲出也故痛抑國用至於 陵享之重而牲殺猶不克具千乘之國儉於其 親夫豈其本心哉以爲如是而後餘皆視準無敢有過越志所去者小所存者大故也 大聖人立政垂法爲萬世計豈不深且遠乎哉當是時也化自 聖躬下浹羣生奢欲日去而道義日勝 朝廷

敦廉讓之風閭閻成朴素之習公私俱足不患於貧而相安蓋其休養生息綿歷永年凡以一儉字陶鑄而成也降自近古以來庶政萬事寢不如古法度解弛風俗變遷在位惟宴安浮靡是崇小民惟佚游放僻是尚於是乎上下靡靡日趨於奢華雉表未焚於殿前銅鐵不飾於裝帶而屋壁至有文繡之被焉蓋其服食玩好之靡輿馬宮室之侈視古立政之意殆不可同日而語矣夫土地非有所加也俸祿非有所益也生業非有所增也而一人之用幾至於當古之一家一家之用幾至於當古之一州一縣一州一縣

幾至於當古之一國顧安得不困乎然其既困矣而奢靡之習不可以復反於是乎犯義犯分之事興而百弊俱極矣府庫之貫朽紅腐相因以爲國命者皆已散盡而有司之臣趣辦目前將至於以亾爲有矣士大夫數百年培養之廉隅皆已毀頓而貪黷賄貨回面汚行不暇顧恤矣通州大邑富戶饒民在在充滿者皆已蕩殘無百什之一二而欺詐攘奪遂以成俗矣以至牧守吏胥之毒負連族鄰之禍遍於國中衆庶嗷嗷無所控告矣凡若此類豈有他哉一奢字驅率而使之然也噫此一箇國也而在 祖宗由儉

而行之則其效如彼在後世由奢而行之則其害如此奢儉得失之相去豈不遠甚乎哉且國之爲國四百餘年矣如久生之人血氣既衰雖其調護扶補之至猶懼其不振而况縱欲自恣以促之不亦殆哉方今公私之積耗竭已盡環一境之羣生惟仰命於天觀於歲之豐凶而決其命之生與死焉夫豐凶天之行也其變無常則豐年其可必乎脫有一穀之不收具僚之班祿將不得行而元元之命遂墜於溝壑矣臣之無祿固不可與之爲國矣民無食且死起而爲盜又可得而禁之乎况今民爨墜地人欲滔天不知

有禮義惟知有利害而國家空虛既無根本之可固
故平時騷屑訛言孔將加以天譴荐仍星妖物恠水
火雷雹之異無變之不至不幸而有一朝之急則小
大之人舉皆望而走之矣 殿下將誰與守國哉念
至於此不覺心膽墮地臣所謂危亂之勢者此也然
原其所以致此者其敝有三焉一日偏私成痼而朝
著不和也二曰用人不公而俊乂多棄也三曰取士
無法而人才不興也何以謂偏私成痼而朝著不和
也夫君猶父也同僚猶眾兄弟也食君之祿而並立
乎朝推愛君之心以友同僚然後朝著和而萬事理

矣此生人秉彝之常性自然而然非強而為之者也
故自有君臣以來莫不用此道以為其國觀於唐虞
三代君臣之際可見矣今也則不然國於是仕於是
朝而分朋角立不合不公人臣義無私交而所與皆
其私交也人臣義無私讐而所斥皆其私讐也黜陟
一任於向背是非唯徇於異同凡遇一事輒羣起而
相陷朝廷受其創艾國家蒙其禍敗蓋自黨議之生
二百餘年之間庶事日非而其所以反覆糾結牢不
可解者日以益甚矣譬之久疾之人內而胸腹痞隔
外而支體偏痺卽其一身之中而血氣脈絡都不相

貫其安得久存於世也哉此一弊也何以謂用人不公而俊乂多棄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故人君之職惟在於用人觀於用人之得與失而其國之治與亂決矣所謂用人以公者無他也官必當賢職必稱能苟其賢且能也雖踈賤而必用苟其不賢不能也雖親貴而必舍用舍一視於其人之臧否而不以一毫私意參之者是已自古聖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要專在於此如堯之明明揚陋湯之立賢無方政謂此也今也則不然任官授職專以門地爲選視門地之高下而爲官職之尊卑分列門路

排比等級豪髮不可僭差故闕閤遺裔貴遊子弟行不必及人才不必逾衆而膺仕好官輒隨而加焉其餘則已仕者徊徨沉屈於流外下僚之中未仕者長往幽隱於草野委巷之間雖有通天之學絕人之才甘心自廢而不能少效其萬一天之生是人於是世也所以資其君使與之共治其國也今乃棄有用於無用而國不與賴焉何其惜也况今人物眇然雖使廣延博訪以盡收一國之人才猶懼不足乃復爲此從古所無至陋極鄙之格制以拘限之人才又烏可以得國家又烏可以理也哉此二弊也何以謂取士

無法而人才不興也夫士者君之所取以資理者也而士之才不才由君之所以造之之如何蓋其所取者卽其所造而無他焉耳矣三代之制莫詳於周而周以三物興民於朝所謂三物曰德曰行曰藝者是已德行才藝所以自治而治人者也故士以是爲之於已則已之道成以是行之於國則國之治隆此周室所以人才多而治化盛也今也則制爲功令而取士以時文夫以文取士乃隋唐之陋規耳而况今之所謂詩賦義疑等又其時文之極陋者乎彼其所說經是曉何等義理其所諷詠是出何等性情而其他

一應雜文類皆套脫相襲鄙惡猥瑣不堪着眼以是自治其可得乎以是治人其可得乎爲千乘之國所與共理道者士也而所以造之取之乃以如是之文以壞人才以秕國政爲天下後世所譏笑甚可痛也此三弊也夫旣取之無法也如此用之不公也又如此而卒之以偏私成瘡之習也如此則其於國家生民根本大計豈有能浚憲遠圖以措置於治安之域者哉臣所謂三弊爲危亂之原者此也然而國勢之急旣至於如此矣則宜有以少自反而改圖易慮以補救其萬一也顧今小大之臣在朝滿朝在外滿外

者舉皆泄泄杳杳無一人出一力辦得國家一件事者惟拱手安坐踵循其弊習而不知變也及至歲一不登百姓騷擾或遇彗孛示異盜賊竊發則衆共惶懼不知所爲幸而稍定則以爲過計之憂而旋復恬然自如也今日無事則以謂明日亦當如是今年幸安則以謂明年亦應無異姑據領吏之光景以循私濟已而已棟撓樑壞而不知其屋之將壓也檣傾楫摧而不知其舟之將覆也如大寐之無覺如大醉之不醒漸而至於無可如何之地矣嗚呼今日諸臣謂在上者是誰之君父在下者是誰之赤子環東方

千里之地是誰之國家而直任其如此而莫之省憂也臣所謂朝廷姑息之爲可寒心者此也然所以如此者無他不知危亂之果爲危亂故也夫國家之危亂莫如壬丙兩年之厄矣然臣竊以謂今日之亂爲甚於壬丙也何也壬丙則敵國也外患也今日則根本也內憂也壬丙則河決之難也今日則土崩之勢也壬丙則有折衝禦侮焉有儲庠甲兵焉今日則無兵無食而文恬武嬉也故壬丙之禍雖慘而其卒克至於有定今日則一有變故卽不可以復存也由此言之其爲危難之輕重大小豈不較然甚明哉嗚呼

惟我 祖宗建國垂統用夏變夷一洗東方之陋而
專尚儒教其仁息之浹於人心者至爲深厚上天垂
佑降之以無疆之命矣今在 殿下之世而國勢如
此是我 祖宗以艱大之業投遺於 殿下而上天
又警 殿下以進於大道也此正我 殿下修復舊
章迓續休命之時也臣愚以爲必欲救回今日之國
勢者無他也君臣上下惟以危亾二字貼在心胷之
間聳然恐懼如在乎干戈搶攘矢石交下之所無敢
以一豪宴安暇豫之心叅之於其中然後上自 聖
躬服大布大帛之衣冠御膳減十之六七宮掖服用

以至公家吉凶之費皆量是而節減之朝臣之有奢
泰過度者舉謫其一二以厲其餘並省州郡量減吏
員而蠲除吏民之逋負以少紓民力之急然後亟下
哀痛之 教近自廷臣以至在野儒賢延訪以抹亂
之道無所幽隱仍使各舉所知備禮招致萃之於京
師處之以寬閒之局盡誠敬以待之優廩給以養之
使之各以所學率意盡言叅合商度以盡革時政之
爲弊者而悉復乎 祖宗之舊典又就其中而叅酌
古今講明先王之道定爲一代之制又持之以悠久
繼續之以寅畏之誠則此其救之之術也蓋其大本

專在於君臣一心真知危亡之必至故也如此則國家將亡身將與亡何有於私讐賈寇廉藺將比肩於朝而濟濟有相讓之風矣能弭此亂者便當授之以政何有於門地版等魚鹽將柄用於位而野無遺賢矣出身事君惟實學之是進何有於時文道德才藝將不興於國中而士皆可用矣 上以儉率之下自然從之何有於奢靡家給人足將復見於今日而民興於行矣苟能如是則豈徒救目前之急而已哉太平萬世再基於今而我 殿下為東方盛德之主匹美於殷宗周宣而垂鴻號於無窮矣豈不盛哉豈不

休哉伏願 殿下勿以臣卑鄙察其言而實行之則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論語諸章說 乙丑

仁者心之全德說

天下之理雖億千萬般其實只是一箇仁字其餘字則皆依靠仁以立無有特然對峙者若其源頭處則便是天地之大德日生而已矣一元之氣充塞運行徹上徹下無有間斷故其在天地陰陽氣化上行則只管生物而已在人物血氣知覺上行則亦只管愛物而已更無別法天地間只是一箇活物事流行運

轉故也然氣既是有形物事則不得無消長盛衰反復往來之變故有春夏之生長則便須有秋冬之肅殺然其所以殺將以爲生也若離生以爲殺則便不成秋冬矣故曰春夏秋冬雖分四時其實只是一生字而已矣其在人也固只是愛而已也然徒愛而無分別裁節以差等之則其所以愛者不得其當而反不成其爲愛矣故既有惻隱恭敬之發則便須有是非羞惡以相濟之然其所以惡固以爲愛也若離愛以爲惡則便不成義智矣故曰仁義禮智雖分四德其實只是一仁字而已矣此愛之理所以根於心而

全一心之德者也

孝悌爲仁之本說

盈天地間物事皆是此氣保合分形底形雖是萬其實只是一箇氣貫串了人只爲被形體局定了便與物隔斷其所以爲形體局定者政緣是稟得氣不好了故也若稟得氣好底雖已分形了其心却與物通貫流行一與本原初無間此是大賢以上資質然雖是一箇氣於中却有分別惟吾親與兄弟於一氣中又是一氣者父母吾所受氣以生者兄弟與我共受氣者其親無對自非大不好底氣稟生下來便自親

愛無間若早不能親愛其親則是全被形體所局一向流去更不能反本無緣及於民物若既能愛其親則便是此箇形氣不自局定覺其親爲一氣而親嚮之便有流通之道將於仁民愛物處如泉火之燃達而不竭揔只爲是一箇氣故也

道千乘之國說

道本當作治但夫子此言道也非事也故曰道大意當如治字看夫敬者立事之綱也信者與人之本也書曰欽哉子曰修己以敬又曰臨事而懼苟不敬則事無倫理而顛倒謬戾眩瞽紛亂將無道以適於治

矣故必以敬焉上之臨下下之承上其能相交而不相離也以其有信故也苟或不信則上無以導率乎其下而抗然於上而已矣下無以附麗於其上而漠然乎下而已矣夫安能相親而相與有爲也哉故必以信焉夫事之作於己者既敬慎以立之則其施於民而行之也必不爲苟簡變更而克至於有信故先言敬而後言信然人固有謹於始而不能確於終者矣苟不確於其終則其所以謹於始者亦徒焉而已事何由得立哉是則固不可以恃其敬而不用力於信矣故既言敬而又必繼之以信焉夫既能敬能信

則爲國之大體本領已立而萬善皆將由是而興矣然而至於節用而愛人則又君人者存心之至切至要而不可以一日忽焉者也蓋君者食於民以養其民者也故其所用無非民之財而所行無非愛民之事也夫財也者固天下之大命而非無窮之物也厚於此必薄於彼益於上必損於下其君之所用奢儉緩急卽民之肥瘠安危存亡係焉苟於此一有不節則是輕天下之命以厚自奉者也雖欲爲愛人之事將於何乎施之雖自謂有愛人之心亦將誰信而誰向之哉故必曰節用而愛人蓋節用爲愛人故也由

節用而愛人則愛人也實而切矣然人固有蓄於財自能節用而息不及於百姓者矣是則徒有節用之名而大有害於愛人之實矣故旣曰節用而又必繼之以愛人若夫君之不能不使民亦猶夫其不能不食於民者也而其民力之必有限亦猶夫其財之不能不有數也農也者天下之大本民所恃以生者也而其耕耨播種凡所以緣於南畝而爲之者莫不以力而必有時焉苟或奪之力而使失其時則吾民之生於是乎不可得以遂矣故苟有愛人之心者於此必謹其使之道不敢縱其使之之心徐以待之靜

以任之使其得自盡於厥事而無或至於失時而妨農然後各隨其隙而時取其力焉則上之使下既不害其爲愛矣下之事上亦不知其爲勞而上下交濟矣故先言愛人而後言使民以時然人或徒知愛人而不能加察於此征役無節而農不及時則雖欲其養生不窘而民樂其所亦何以得之哉故旣言愛人而又必繼之以使民以時此正朱夫子反覆相因之說所以或離或合以盡聖言之次第曲折而不敢踈焉者也熟味之亦可見矣爲國之道必如此而後方可以保守而理安之苟不如此危亾立至而國不可

以爲國矣以此而譬諸爲政以德道之以德等諸語則固至淺而至近矣然聖人之道上下一致今但約其近者而指示於人固未始離乎一理也故由此而推之於極則便可至於堯舜之地位矣常人之言則深淺遠近截作兩事而不能相通蓋不達於道故也胡氏以敬爲主之說卽合看之意其意固居多於離看者也

人道惟在忠信說

天付人許多道理無物不名得無事不會得人只要辦得一箇真實心以服行天理萬事便都實有著落

處若不能辦得此心則指東爲西喚黑做白更有甚定底又况人心是箇滉漾流轉不可捉摸底惟有一箇實理以爲之主纔方是帖帖地有準則雖萬變千感皆有條理脉絡不會走作若無這箇做主則更有甚方向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者也此程子之意也

溫良恭儉讓說

溫良恭儉讓是形容得夫子謙已愛敬人底様子固聖人接物中和之氣象蓋所謂中和氣象者有舉全體而言者有舉一端而言者事事物物上都是箇這

氣象饒氏以此亦爲中和者固未失若其云朱子未易窺測語與謝氏三亦字微有抑揚之意則不可曉蓋聖人過化存神處自是難窺測底今集註將就子貢所說五箇字轉撰出德盛不願外一語以盡發明之趣安得不先下一語以自見謙退不敢質之意思此又與抑揚之意有何相關謝語亦可進德之亦則學者之學聖人而進德固非專在於觀其威儀而觀威儀亦可進德之一端故曰亦也其下兩亦字則只當如且又字看旣舉兩事故上下相蒙連舉亦字古人語法多有如此者固無足疑其以爲寓抑揚者不

知於何見得此饒說之不能無得失者然也雲峯辨其說乃反不取其中和之云而入其抑揚之說以爲矛盾而病之抑又何歟且其云必如綏來動和之說方見得聖人神化之妙此又似未然蓋綏來動和只是神妙之功用其實頭處則却須於此五箇字方見得也

禮之用和爲貴說

禮之體平鋪在事物上其用處却在人心夫禮是箇節次分際截然有限分毫不容侵過底可謂極嚴矣而人行之却是從容而不迫者只爲這箇禮雖是極

嚴却都是人心中自然之天理不曾有一些子安排強爲處故人苟能存得此心齊莊靜一無少走作放失則卽此心之條貫文理自然與這箇禮相通而相安都不容有一毫牽強抑勒之意此所謂本心正事上帝之所降聖人之所制昭然一致而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起居食息都離他不得者也大抵禮之體本於自然之理故其用貴於從容而不迫然人但能專一於禮而致其敬則自不患於不從容行禮而病於拘迫者必徒文而不能敬者也若知和而和者則方行禮而嫌於嚴別用一心要求從容而不迫者只此

要求從容之心便與禮相離纔與禮相離則便一向流去至於蕩逸而不反此所以不可行也有子之意以爲禮之體皆出於自然而人惟不知故每病於拘迫拘迫則難行故指出和之一字以明自然之用禮之理雖是自然而其體段則自是至嚴而不容弛慢人惟不知故每失於流蕩流蕩則不行故指出節之一字以明本然之體段蓋必如此兩下說破義理方無走漏處故程子以禮樂相勝爲說朱子以嚴恭和節爲自然之理而又言其豪釐有差各倚一偏而均不可行則可謂盡其旨矣夫先王之世謹於禮而有

自然之和故其所謂和皆出於天理之正而禮樂得以興行後世則皆知和而和而日叛於禮故其所謂和皆出於人欲之私而禮樂隨而壞崩矣然則和之一字可不審其辨哉

貧而無諂說

貧而論富而驕是於貧富上犯罪過無可說了無論無驕則才方是自守而免於罪過樂則無貧好禮則無富蓋不以貧富爲心也不以貧富爲心者見其大故也自家這裏貧富如何來得到先看無論無驕後看樂與好禮分明是迥然別一般氣象子貢於無論

無驕上實做得工夫已到故聞夫子之言便能耳快
又不只滯於貧富一邊而貫穿得天下一切事都恁
地便引詩以明其意故朱子以爲又知義理之無窮
雖有得而未可自足他這下意思儘開拓通濶去覺
得頓進一番此實學之驗也故夫子便接得子貢這
下意而獎之曰可與言詩也已謂子貢此引詩實是
見得道理不滯於章句之末而已也往謂貧富上說
話來謂天下一切工夫乃學問之全體已精而益求
其精者也然樂與好禮須過了無諂無驕地位方可
做得若不能無諂無驕而要做樂與好禮底樣子便

不得蓋亦不特貧富爲然一切工夫莫不皆然故朱
子又說這一脚意以終之真所謂喫緊爲人者也

八佾第一章說

聖人心中天理節級截然有分曰禮曰樂皆從這心
上流出來故制而爲天下法君臣上下尊卑大小莫
不順叙而得宜及至時移世降人心不正弄得來直
是壞亂乃至諸侯之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無倫
無義於斯爲極吾夫子生適斯世無位以行法於天
下目覩其變而心痛之故每於此等處嚴誅深斥而
怛然哀傷之意宛然溢於詞表若此章者則又就其

初庵集 卷六
心術本源處箴之其意尤親切而深至矣夫人無賢
愚而同此一心則其所謂截然之天理節級固有未
嘗亂者也以大夫而舞天子之樂其初豈能無不忍
者惕然萌動於其中哉惟其於不忍之動乃敢頑而
忍之而不思所以反之也既不能反而忍之矣則其
始之不忍者將遂至於恬然而若固有也夫既已恬
然於此矣則凡天下之大慙元惡亦何往而不用此
恬然哉此見人心之本無不同而亂臣賊子之爲其
所爲也職由於忍人之所不敢忍者矣聖人之言可
謂簡嚴而深切矣

第二章說

程子議論是從周魯禮樂最初差起處說下來其言
周公之功亦不過臣子分內事者極爲至論夫君臣
父子之分大且至矣而道生於其分非其分則非其
道矣故君之道盡在於君之分而有不可過者焉臣
之道盡在於臣之分而有不可過者焉善爲君者盡
其爲君之分而已未聞有過於爲君者也善爲臣者
盡其爲臣之分而已未聞有過於爲臣者也今周公
能充臣子之分而爲其所當爲以至於其極故其功
乃至於如是之大由周公之功之大而知臣子之分

之大也益明矣苟周公之爲也有一毫過於爲臣之分則非道矣夏何功之可稱哉成王伯禽之識見度量下聖人遠矣便將周公許大勲業不能包得過故舉措直如此不成模樣此箇意見大殺害理其敝有不可勝言者綱常將由此遂紊僭賊將由此生心矣孔子則爲君諱而有不敢直斥者但曰周公其衰矣及至程夫子而發明痛快並言其受與賜者之非理得此義大明於天下後世使凡爲人臣者終身俛焉求盡其分而不敢自己夫豈曰小補哉

祭祀鬼神說

祭祀鬼神之理有非淺見所易窺測者今且以朱子所謂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一段語一二析去以備講論思索之資其曰鬼神是本有底物事云者蓋天地間陰陽造化只是箇屈伸兩端循環代生屈則復伸伸則復屈在屈便有伸之理在伸便有屈之理是乃天地古今常在不滅之道理也蓋自其陰陽消息而言則方伸固非旣屈之所爲自其一原生生而言則旣屈卽有復伸之理此所以一屈一

伸常徃常來而終始爲一無絲毫間斷者也其曰祖宗亦同此一氣云者蓋祖宗亦只是這天地屈伸之氣故其氣雖已屈而其鬼亦有可伸之理安有天地鬼神常常恁地而祖宗鬼神獨無復伸之理乎其曰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正民不祀非族云者蓋祖宗既屈復伸之理雖常在這裏其總會關棧處則却在子孫身上只爲祖宗雖有復伸之理其氣已屈不能自會得伸其所得而伸則必因其氣類之交而復生於因緣依憑之間今子孫承祖宗一脉流傳之氣予以感祖宗之氣猶以祖宗

而求祖宗其於類感之道無有切於此者故七日戒三日齊聚精會神燭蕭燎脂或求之上或求之下子孫之氣達於陽而祖宗之神於是乎便生子孫之氣達於陰而祖宗之鬼於是乎便存合鬼與神洋洋而如在是則可伸之理固在祖宗而得伸之機則却在子孫蓋此氣之因類有應卽感通生生之本理也既屈之消而復伸乃一原無間之至妙也

理先氣後說

丁卯

理不離氣也而常爲氣之本者也故由不離而言則無先後之可分由爲本而言則有先後之可指蓋氣

也者其然之跡也理也者所以然之故也其然者顯指夫目前之跡故可言後所以然者深原其所從之本故可言先然所以然者即存乎其然之中蓋即其然而推原之云耳非外其然而別有所指也此只於無先後中分先後不相離中強相離以發明理爲氣本之意而已非謂理氣二者實相離得而先後生出也故朱子曰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却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今只看推上去與本無先後却如先後等語可見先生之意專在於發明理爲氣本之義非實謂有先後也今且以朱子推上去之意

說去如陰陽動靜氣何以有此動靜也必有所以動所以靜之理故乃有此動靜也氣之有動靜既有所以動所以靜之理然後方有動靜則由此而極言之假有都無一氣而始生氣之時亦必有所以爲此氣之理然後方有此氣也

其實陰陽無始未有無氣之時且如此說以盡發明之致

云如是推去則方動方靜與所以動所以靜者固若有先後之可言此氣與所以爲此氣者亦固有先後之可言者此專以理爲本之意推上去而却如在先在後者也雖然所謂所以動靜者只就動靜之中別發出來所謂所以爲此氣者只就此氣之中拆開說

出者則所以動所以靜者即存乎此動靜之中而非別有一物在動靜之前以爲此動靜也所以爲是氣者即存乎是氣之中而非別有一物在此氣之先以爲此氣也然則雖若有先後之可言者而其本無先後之實則固自如也蓋理氣二者合而又離離而又合雖合而不害其爲理雖離而不害其爲合此正是理之微妙處合而離者理爲氣本故也離而合者器外無道故也若徒知其合而不知其爲離則固昧於本末之分而爲不知道若但知其離而不知其爲合則其所謂理者又落空而不成理也

今須先知得理氣之所以爲理氣此是大本處不可錯了且以動靜屈伸而言之其動其靜氣也而動則必靜靜則必動者理也或屈或伸氣也而屈則必伸伸則必屈者理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道而其一陰而一陽者固道也又以形而上下者言之自理而觀之其有形者是氣也自氣而觀之其無形者是理也舍無形無以爲有形舍有形無以見無形故曰形而上爲道形非道也而非形則固無以語道故也

中庸章句記疑五條

丙申續稿

第十二章章句記疑

所謂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乃對聖人而言其語意體面似只謂匹夫匹婦之愚不肖而已非指居室之男女而言耳若謂居室之男女則與對聖而言之意不相似且其所知所能是謂何等事耶着落在衽席上耶此甚不成說且此章主意只平說道之體用極其廣大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耳初不及於人做工夫處也故章末造端之云亦只是說道之近小起始於匹夫匹婦所知所能之尋常事而已似非如先生所說夫婦隱微等許多話也抑先生必以此爲居室男

女者豈非以他經所云凡夫凡婦則必於夫字婦字之上各着匹字以離之而此獨合夫與婦而言之故耶然此只因言句間爲其便文彼此互有增減而然耳似不可泥此以失其大意也不然豈先生照下文造端字忒殺緊重而爲是說耶然造訓始端亦訓始謂起頭於此如從某至某云耳非謂造作工夫爲端始於此也此意明甚如之何其以此夫婦爲居室之男女也先生所說義理固極親切正當而但恐非本文之意蓋先生每嘗解經只隨本文正意不別生義理而義理自得此其所以超出諸儒之表者也今於

此而獨不然尋常疑而思之至於累年竟不能得其說且只得從古註說云

第二十章章句知仁勇說

三或是等之說而等之骨子則是分而已蓋三達德之界分知底是智之分行底是仁之分而勇底別無界分其分只在知與行之內生知安行固不賴勇之大勇而學利困勉之自強不息以至於知之成功正是勇之分此三達德之正位不可移易者而經文三或乃於此三者之分歷叙其所知所行或高或下或難或易由於氣質之不同有如此等級則是所謂分

者固自在其中而所謂等者實生於分身分乃等之骨子也故章句首先以以分言者立說而豎分之爲三達德之定位以立其骨子然後乃於本文三或橫分之爲三達德之差等以生知安行爲知之等學知利行爲仁之等困知勉行爲勇之等所以必須如此者三或本自帶得三者之分而明叙其高下之差則只可以等言而未可覆辭以其分故也而旣以其等爲說則隨其等而各有知與行其爲三德未可豎置以連之必也橫并而差次之然後乃得其位故復如此也如此而後經文之義橫豎俱盡各得其歸無有

餘蘊解經至此直是有功若夫三近則此正是以分
言豎分之以屬於三德者也而其三箇近字固已指
爲次於知次於仁而次於勇矣蓋三近雖未及至於
知之成功而乃知其未知未行之爲可耻而能好夫
學力夫行則將必至於知之而成功不但已也明矣
夫旣豎分而次於三德之分則其橫分之列於勇之
等而爲其次者從可知矣故章句以三近通上文三
知三行而目之以勇之次此又不可易者也大抵三
達德本自有其分而又自有其等故說得來自然如
此惟如此然後乃爲縝密而無滲漏矣然原其說之

所本則又只在本文之中而不假他求蓋三近之以
近知近仁近勇豎分并并以屬於三達德之定位則
是爲三者之以分言者大殺明白又以知耻爲近勇
則其所耻者明是以未知未行爲耻否則他無所用
耻處其於勇不外知行之意又極分明章句之所謂
以分而言所謂至於知之成功一也者蓋皆出於此
其釋經皆取諸本文之中不自爲說而其說自具者
於此又可以見矣若語類又是知又是仁等說則只
謂其爲知爲仁爲勇比類相從無所不通云非正以
其三等而言耳不然則好學與生知安行是豈可同

其等而言之者耶

凡事章句記疑

所謂凡事其於承上之意固若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而但於下文言事行道四者却似推不去蓋此四者雖亦不出於達道九經等之外然若以凡事爲直指達道九經等則是將以言事行道分屬於道德九經何等也如曰四者總在達道等之裏許云則又似太鶻突而不分明竊詳經文之精神指意專灌輸於誠之一字以爲天下萬事無一之不本於誠故此節又濼開說出言事行道四者以明誠定之義則所謂

凡事乃指此四者而言耳此其爲言雖若不甚照顧達道達德九經等而誠之爲萬事之本之義旣明則其重申達道等所以行之者一之意自在其中語類謂不應忽突出一語爲凡事然則下節在下位之云獨不爲忽突出者耶濼開而引言事行道以明誠定之意指定而說在下位者以推到誠身之實傍推直推無非爲發明誠字之地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根本故其發之也迤邐轉注有如此之漸次而不輒爾露出耳如此者未知如何

章句謂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

推是也云則凡事卽爲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耳其於
下文言前定事前定等果不待說合之而自然文順
耶若小註陳氏所謂上凡事一句乃包達道達德九
經而下事前定一句乃指其事而言云者則又何足
爲成說也

第二十五章章句記疑

首節誠者自成章句照第二節誠者物之終始之語
以物之所以自成釋之按第三節誠者非自成已而
已之云明是承上誠者自成而言則所謂自成似只
是成已非自然而成之謂者矣一章之內兩箇自成

宜不容有異而一則曰自然而成一則曰自成已其
爲說何如是之歧貳而不一耶且章句特照第二節
推源之意義以出此轉語而何獨不照第三節明白
之成句以直解之也且物之所以自成之訓旣以物
之終始爲義則其所謂誠者乃指實理而言似不可
直以實心解之者而曰誠以心言此又照下文誠之
爲貴而分解如此然其如有礙於本句之辭奈何也
且第二節章句所謂乃爲有以自成則是以自成為
成已之訓又明矣安在其所謂自然而成者也此則
又似照下文自成已之言而預爲此說然又非章句

步步循序不躐階級之本例也反復思惟終不得其說竊意誠者自成與而道自道一皆以人而言蓋謂人有是身五常萬善悉具於心故惟能誠實此心渾然無妄然後乃爲有以自成其爲人如其不然而方寸之內所存所發一有詐僞欺妄而不至於其實則是謂脫空妄幻如土偶魍魎不得成箇人矣而所謂道則從此心流出者是固本有底物事然人須當自家着力去行乃能不離於其道不然則爲人逐物失其所以爲道矣所謂自道如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之意也據此兩句程子以爲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

誠事君則成人臣者甚當而如黃義剛所謂爲己不得爲人者亦稍得其義者耳且兩句自非兩截事蓋既能誠實此心則道便由此而行故言誠則道在其中矣是以章句於誠之爲貴之訓卽以道無不行繼之然經文既有此層折又不可以不分則章句以心言本也以理言用也之訓此其爲明白而不可易者矣若經文誠者物之終始之云則乃所以推原其本以明誠者自成之所以然之故耳蓋天有是實理以生萬物故凡天下之物莫不以是理而始亦莫不以是理而終無是理則無是物矣故人之得是理而爲

人者必能實其心而無偽乃爲有以自成其爲人不然而有一毫之虛僞則雖爲是人而有是身然一與無是人相似故其下卽以是故二字承之曰君子誠之爲貴正謂人必能實其心乃能自成其爲人而君子必以誠爲貴此正解自成之說而誠者物之終始之云所以推本而發之者蓋曰惟其爲物本以天理之實而有者故人必有以實其心乃能全其本來之實而有以自成云耳矣然夫所謂誠者乃天之所以終始萬物者也故其在人也既有以自成則卽便有以成物不止於成已而已也此誠之爲物本來體段

功用之不能自己者然矣故其下卽又繼之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其上下語意脉絡極爲分明蓋此章說誠最爲確實完備乃上下諸章言誠者之樞紐根本也章句訓辭並極允當而惟誠者自成一句拖到第二節物之終始一句以自然而成爲說故有所窒礙若所謂物之自成之物字固兼該於人與物而自成之自字與自道之自字卽相通看而不相歧貳則其下種種諸解一皆通順而無礙但語類所謂自然成就底道理與所謂孤立懸空說這一句等語爲不相入終是可疑妄意如此未知如

何耳

第二章小註胡雲峯所辭稱仲尼說辨

近世吾東有陶庵李氏謂第二章之稱仲尼爲引夫子所言之首章故也第三十章之復稱仲尼乃爲尊堯舜文武而重其例故也此說乃爲得之如胡雲峯分言行而云者則巧晦穿鑿甚非解經之體耳

祭祀鬼神說 已亥

上蔡所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此語須合天人祖孫而參透之乃見其義蓋自家身生於祖考而祖考生於天地故天地與祖考一也祖考與自家一也

天地常在而子孫又在則祖考之氣雖已屈而無有矣而天地與子孫卽便是祖考之氣而不可爲無有矣然則所謂祖考精神便是子孫精神云者固獨舉一邊易曉者而言而天地精神便是祖考精神之義不煩對說而固已自在其中矣今以祖考所生子孫之精神求諸生祖考之天地精神則祖考精神之既屈而無有者豈不復聚於天地子孫感應之間而洋洋如在乎此理昭然無復可疑要之天人祖孫通是一氣無有上下先後之可間只在子孫誠敬果能集其在已之精神感格祖考如此理之實然與否耳若

朱子所謂無子孫底亦未嘗無其氣則蓋以天地本
原生生之氣言之虛空逼塞都是鬼神只有感通之
理則隨類而應無有方體也

忠恕說 庚子

余嘗悲夫經傳之訓凡屬於義理問學之實者其字
無多不過如性情心意仁義禮智誠忠孚信忠信忠
恕格致誠正等數箇字而已是豈多乎哉然而其所
關爲至大此數字明則此道明不明則此道不明自
夫夫子顏曾思孟之沒諸儒汨汨沒沒於章句訓詁
之間儀章度數之末其用力非不深且勞矣而終身

外馳不知反求長使心胸之中蔽遮昏昧懵然有數
重之膜其所訓解此數字者類皆依約糊塗不真不
透如隔靴爬癢如痴人說夢遺其本而趨於末舉其
小而失其大夫如是矣則爲之於已其問學何從而
知方傳之於後其爲道何自而復明千五百年之間
所以醉生夢歿滔滔皆是者職此之由矣直待周程
張朱數君子者出然後數字之名義本實始得以剖
析殫盡昭晰呈露而問學之門路階級天人之條貫
本末交相貫通煥然如大明之中天循而由之人皆
可入於聖賢之域今於其諸餘字姑未枚舉而至如

忠恕二字論語中庸何鄭皆畧之而不釋論語邢氏
疏則解以盡其中心付已度物付度之云近於恕矣
然徒自勞於心中而無所及於物上終歸於歇後之
語且又非所以言聖人之忠恕也是固無足論者矣
至於中庸孔氏疏則曰內盡其心外不欺物以此而
訓忠與信則或似矣然於其表裏粘連本末貫通之
實猶不免乎離貳而對峙之依而讀之使人本心不
暢而實理遂隱又况以此而施之忠與恕者乎善乎
程子朱子之訓曰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已之爲
言卽心也而對物而言故以已言之其所以盡之推

之同一已字而但有內外之分耳然其爲內外也初
不隔斷而只一已字通貫而流行焉蓋恕之推處卽
是忠之盡處非有二也故朱子又曰忠因恕見恕由
忠出又曰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又曰忠恕只是一
件事不可作兩箇看程子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
不得皆一意也而至謝氏則又曰忠恕猶形影無忠
做恕不出來此又大彰明較著者也故專言恕而忠
自在其中如言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猶承
忠恕違道不遠而言至其告子貢則曰其恕乎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不復言忠而直言恕矣此豈無忠之

恕乎誠以不願不欲勿施諸人皆恕之事也而忠在其中矣蓋忠主於心而恕見於事見於事者可言而主於心者難言故就其見於事者言之而主於心者自在其中是以其爲言自不得不然耳且如已則不願而使人願之已則不欲而使人欲之是豈忠者之心乎反之而已所願欲卽與人同之是又何如其忠也如已之飢而欲食而推之以食人寒而欲衣而推之以衣人皆恕之事也而渾全是忠之心矣此忠恕之說然矣然而忠之與恕本以盡已推已得名乃學者勉強之事也而曾子引之以喻聖人一貫之道者

何也夫聖人之心渾全是一而萬理畢具無思無爲自然流出而泛及於物如事君只是此心而極其忠事父亦只是此心而極其孝左酬右應千變萬化無不當理職以其心之一而不容人力故也至如學者之忠恕則隨事盡之每事推之頭項猥多無所不勉焉然後乃得不遠於道以此而視諸一以貫之之云其高下大小不啻相懸固不可以比並而言之也然忠恕與一貫皆以道言之者也而聖人之與學者其爲以心而應事則固亦同然由中及外自此達彼無有異焉但曰盡曰推者用力勉強之謂也一以貫之

者自然流行之謂也故忠譬則一也恕譬則貫也隨
事盡之而其所盡卽心之一也隨事推之而其所及
卽一之貫也但有勉強自然之分而已耳夫子以曾
子隨事盡之而未知其爲心之一隨事推之而未知
其爲一之貫知其用之殊而未知其體之一也故告
之以一貫焉是固爲曾子用力已至而將至於自然
之道故也至於門人之未達則曾子其將以何語而
曉之乎惟忠與恕也固學者日用講習而所已知者
也而其內外相貫本末粘連而道得以行焉之實則
於一貫之旨爲莫近焉故因其所已知之粗者而指

其所未達之精者猶夫以子而形其父以似而擬其
真學者於此豈不能近思推測而有漸次可知之理
乎此曾子之所以爲淺知一貫之道而善於曉人者
也然而盡已推已卽忠恕之正名定位而聖人則不
待盡而自然至誠不待推而自然及物而其亦謂忠
恕乃假借而言之者則論語與中庸之忠恕固不可
以合而一之也故程朱諸先生又皆別而言之程子
於是乎有以已及物之說焉又有大本達道動以天
之說焉於是乎有掠下教人下學上達之說焉朱子
於是乎有一理泛應之說焉又有至誠無息一本萬

殊之說焉於是乎有勿字禁止之辭自是以至於道
之說焉蓋自吾夫子說出一貫曾子聞言卽悟而借
此二字以曉人子思又嗣述其二字之本義後此千
餘年虛寄此二字於天地之間閱過幾千萬人類皆
當面蹉過察察乎莫復有知其爲何等說者至於程
朱諸先生乃能窮究至到完養本地實得諸心故其
發之言也如目之視色如口之知味玲瓏穿穴親切
的當超然鄰於聖人之域而不傳之學始乃復明於
世嗚呼盛哉今以此而究夫疏家之說其云內盡其
心者固忠之謂也而所謂外不欺物者是果有當於

恕之訓乎不欺之云信之說也恕則推己之謂也謂
恕謂信身乎其可也夫不願不欲皆以勿施爲言施
之云者自此及彼之辭也而以其有勿之一字爲勉
力禁止之意也故斷然以推己及人言之是其爲訓
也至精至密而無復有一點滲漏雖聖人復起吾知
其必不易之矣若彼之爲說旣云內盡其心矣而又
言外不欺物則是謂內外各用夫其力矣然則忠恕
果爲一耶爲二耶爲貫而通之耶爲離而貳之耶抑
又反之吾心其果能確然而無疑乎質諸前聖其敢
曰泯然而有契乎以今說並舊說而兩下觀之則其

初庵先生全集卷之六
初庵先生全集卷之六
爲是非得失苟粗解文義者可一見而決矣其可誣
乎嗚呼廣大精微要妙之此二字乃爲其所黷黯永
不得出脫灑落昧人之目糊人之心人無自以達於
道而入於德也何其惜哉此無他也治聖人之經專
以文字治之而不以其文字求諸心之故也然奚獨
此二字而已也如心性仁義等皆是也而至於格致
二字尤最初入門之宗旨要訣而不幸爲注家所誤
墜緒茫茫學者無由以入則諸餘字義實皆從此而
晦遂使斯道之傳絕而不續嚮非程朱諸先生爲斯
道而出者其孰能從於千餘載幽暗之後而得其旨

於千餘載之上如符契之合也哉雖然幸而生於程
朱之後因其言而粗得名義之梗槩而又不能實用
力以踐其實則是自不免於章句訓詁之徒而爲大
得罪於程朱諸賢矣是又非可懼之大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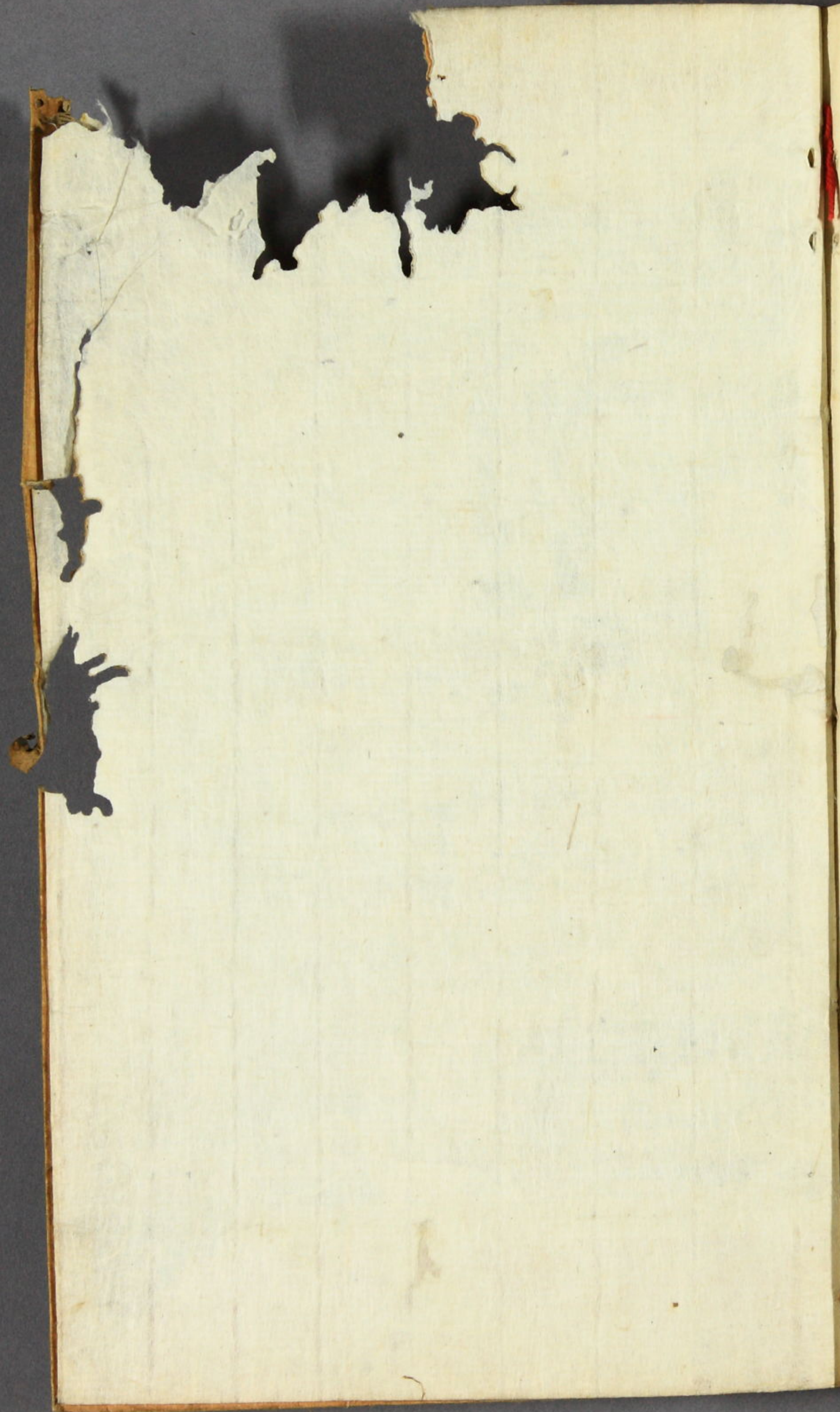
初庵先生全集卷之六

初庵集

卷六

雜著

四十七

The righ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features a large rectangular grid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 horizontal row. The grid is empty. To the right of the grid, there is vertical text. The top part of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tear in the paper. The text appears to be "布履集" (Buri Shū) and "卷六" (Volume 6). Below the grid, there is a small number "四" (4) and some other faint characters.

布履集
卷六

四

